

書寫

瀛苑副刊

文／水晶緋雲

我幾乎又要忘了書寫的感覺。

直到昨天，在某個關了燈的課堂上頭，我的手指在空虛中晃蕩著，而後想起了那曾經陪伴我國、高中歲月的冊子，而後開始懊惱著它不在身邊。

會移轉的依賴算不算淡薄了的感情？國中的我和她總在下課中手拉著手笑鬧著，在漾著日光、熱氣蒸騰的白色走廊上，我們心照不宣地交換著彼此內心深處最大的祕密，或許是升學壓力下的迷惘、也許是情感困境的疑惑，甚或是彼此生活中的一點感動，和數不清青澀年華中的心情交雜。

我們短俏的髮絲和一致的深紅色運動服象徵著這段時期中被收編的歲月，在升學考試和充滿學習的生活中交替蒸融著不安定的靈魂與奔放的情感。

而七年的歲月流淌而過。

我一再一再的昂首企盼著回應，一如當年如此認定的共鳴。

「可能只要一個眼神的交換、一個心照不宣的笑容、甚至是只要一首歌，我們就可以知道彼此在想什麼、代表著什麼。」

「因為我們認識了這麼久，現在要找一個好朋友不容易，尤其是一個了解你的朋友，你的過去、你的現在、你的未來，出社會以後，要找個如此單純的朋友已經不多了。」

「所以我很在乎，我覺得妳們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希望妳們離我而去，或是漸漸的遠離；而我是一個很直接的人，話就是要說開，不要讓我一個人在那裡不安。」

那一個夜裡，我在煙霧裊繞中，如此說著。

馨、凌、雯、慧、嘉和炫，要成為認定其實是多麼不容易的事，而在這份認定之中，隨著歲月的磨耗，執著關懷一如當年的又剩多少？

在吹捲著枯葉塵灰的冷冬夜裡，我躁動不安的靈魂始終不斷浮沉。

我說我拿得起、放得下，但當感情醞釀了一定的歲月，那濃烈的情感一揮發便足以燎原。

隨著升學歷力的緊迫盯人，碰撞著我天性裡想逃逸的心靈，在細碎窸窣的指針移擺裡，開朗熱情的情緒不斷消耗著養分，我就像走在極為冰冷孤寂的荒原，用內心中唯一的理想和情感作為支撐，一步一步往前走去。

在日復一日的行路裡，感情的天秤於是開始傾斜，友情端的法碼移轉成愛情的磚石，堆疊成內心深處逃離不了的圍城。

深沉的夜裡，只有當現實的沉重抑鬱難以抒發，苦難的夢境便一再如影隨行。我夢見了那一個他，那溫柔的目光一再提醒我曾有的創痛；我夢見了這一個你，總在夢中溫柔委婉的離我而去，然後我一次又一次的哭喊、顫抖、試著挺直著脊梁瀟灑一點，卻在傷痛中幾乎泣血而亡。

「我哭到幾乎把心吐出來。」那一天我笑著告訴了你。

然後在夜裡，我們爭吵了。

你說你不能離開我的原因，是因為我會哭死。但如果你愛我是因為我愛你，這樣的愛情依舊不能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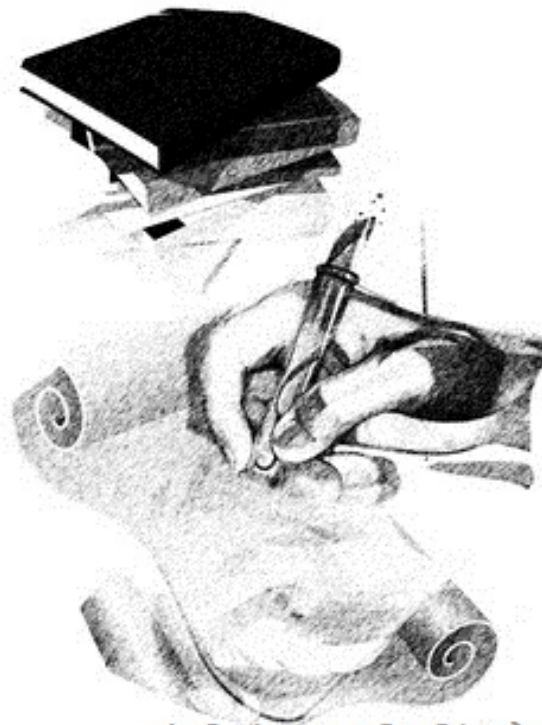
當內心中的躁動不安、靈魂深處的孤冷寂寥交互翻騰，其實我只求一個深深的擁抱，和堅定不移的承諾。

她一再空白的筆端、她們難以分身乏術的生活及尚待消化理解的情慾，你瑣碎卻又複雜的生活與操作中，我飄蕩的魂魄無以安身。今夜當我穿上一襲裙裝、套上跟鞋，對鏡一笑，但我發不出光芒。問是否寶石在沙礫中暗無天日只為有朝一日散發光芒？是否粉珠在未經掏掘時必忍受沙塵的磨鍊始有成型的一天？

而我的愛，當世界最冷的地方在我心裡時，你能不能為我而熱情？

當我獨自一人在荒涼寂寞的道路中前進，你能不能在終點給我擁抱？

2010/09/27



淡江時報社

圖 洪翎凱